

编者按:今年9月10日是第41个教师节,我们将目光聚焦于三尺讲台后的身影——老师。他们以知识为灯,照亮城乡孩子求知之路;以责任为犁,守护那些“星星的孩子”;用平凡日常书写着“师者”的不凡。这组报道,是对每份坚守与付出的记录,更是对所有教师最真挚的致敬。



李华泉老师在上课。



照顾“星星的孩子”。需要极大耐心。

泰安山村老师李华泉33年从教路——

送娃出山

张亢 薛小东 泰安报道

9月8日下午,李华泉老师正好没课。他的模样,透着“山村老师”的质感,皮肤被山风打磨得粗糙却有生命力。“我今年55岁了,1992年7月参加工作。如今在泰安十六中小学部(原下港中心小学)教语文。在这大山里教学,已经33年了。”说这话时,李华泉望向窗外——泰山山脉绵延,午后的阳光透过树叶,洒下斑驳光影,像他扎根山区33年的教书时光。他说,离退休还有几年,这条连着学校与山外的路,还能多送几批娃出去。

过去那些年,灯泡虽暗却照亮孩子们出山的路

联中,全称联合中学,是我国上世纪九十年代存在的一种乡村教学形式。那时候他在上港联中,学校条件很差,“连荧光灯都没有,全是灯泡,电压也低”。上晚自习,灯光昏得像裹了层油,学生们低着头做题,鼻尖都快贴到课本上了。

当时上港联中吸纳周边学生,学生大多寄宿,全校6个班、200多个娃、十几个老师。“我从初一到初三都教过,当时还得兼职看晚自习、生炉子。”冬天早上天不亮就得起来点炉子,烟大得呛人,他一边咳嗽一边生火,等学生早上来时,就不觉得冷了。晚自习,他坐在教室最后排,一边看娃们自学,一边盯着炉子上的铁壶,水开了就给娃们倒点热水,看着他们捧着搪瓷缸子喝得暖乎乎,他打心里高兴。

1995年当班主任时,他注意到班里一个瘦小男孩很有长跑天赋。于是,李华泉挤出不多的空闲时间,坚持每天陪他跑步,并鼓励男孩加入学校的田径训练队。这个男孩,就是后来获得第53届军事五项世锦赛冠军的张合泉。当记者采访张合泉时,他特别提到这位改变自己一生的老师:“如果没有李老师,我可能一辈子都只是个普通农民,永远也走不出大山。”

后来,联中撤校,李华泉来到泰安十六中教初中,2015年又来到下港中心小学。岗位换了,校园变了,可他手里的语文课本从来没放下。

踏遍山路寻辍学娃被家长怼了,也要拽回来

上世纪九十年代的山村,学生辍学是李华泉和同事们躲不开的难题。那时候,家长们大多盼着孩子早打工早补贴家用。更棘手的是,老师工资低,动不动还欠发。

每到开学或年后,教室里的空座位就多起来——初一招的8个班,到初中毕业只剩6个了。“一看到空座位,我们心里就发慌,得赶紧往娃家里跑,能多叫回一个是一个。”不少家长见老师来叫学生,不留情面地直怼:“考上学有什么用?跟你一样,工资这么低还发不下来?”家长们的反问,让“李华泉们”哑口无言。

现在泰安餐饮界有个小有名气的厨师,当时就差点辍学。“我当时是班主任,那个孩子辍学,是我把他叫

回来的。”李华泉回忆,那个娃家里条件差,初中没上完,家长打算让他去打工。李华泉听说后,马上骑车十几公里赶到他家中。第一次上门,家长有点冷漠:“娃不是读书的料,早打工早挣钱。”李华泉没争辩,只蹲在院子里跟娃聊学校的事,聊孩子作文中畅想的未来。隔了两天,他又去了,跟家长算了笔账:“娃现在辍学了,这一辈子也就定型了。如果继续读书,即使考不上大学,眼界也肯定不一样,将来一切皆有可能。”家长最后被他的真诚打动,终于答应让孩子继续读书。

这娃初中毕业后,上了技校,后来当了厨师,事业挺成功。“每年我生日,都会收到他的祝福短信。他常说,要是当初辍学,可能就跟其他老乡一样土里刨食,哪能有门手艺家?”其实,像这样的娃,他没算过到底拉回来多少。

努力让每个学生成为最好的自己

李华泉在山里教书这些年,总被村民和娃们们的小举动温暖着。一个苹果、一袋板栗、一包零食,裹着山里人最真诚的心意。

“原先我教过一个学生,第一次去他家里家访时,他还有妈妈。”李华泉说,孩子妈妈有先天性疾病,家里全靠几亩地养活,还要供两个孩子读书,日子过得挺紧巴。

见孩子回来,妈妈高兴,掏出一个苹果塞到孩子手里。“那个苹果可能是别人给她的,她舍不得吃,留给孩子,我当时很感动。”李华泉说,快过年时,有一天放学,孩子妈妈来到他面前,递给他一袋下港特产板栗,“我说你拿回去给孩子吃,她非得给我留下”。过了几天,李华泉给孩子买了一大包零食,让孩子带回家。第二次去家访时,孩子妈妈已经去世了。这让他心里很难受。

李华泉常说,教育不是“非要让每个娃都考上大学”。现在学校留下的生源,不少是留守儿童或家庭困难的,还有些在智力、成绩上不突出的,但他和同事们从没想过放弃,“我们做不到让每一个学生都考上大学,但能努力让每个学生成为最好的自己,就足够了”。2020年,李华泉被评为山东省教书育人楷模。

2004年,李华泉结婚了。婚前他就知道,爱人有尿毒症,“我俩是经人介绍的,那时她还没透析,后来就没法上班了。”有人劝他“再想想”,他就一句话:“我是山里娃,知道啥叫责任和担当。”十几年前的一段时间,父亲癌症住院,孩子心肌炎住院,媳妇在医院透析,他还要上课,“最难的时候,全是我一个人在扛。”李华泉说。

记者采访完,跟李华泉去听了堂课。他拿起粉笔,在黑板上写下一首诗,粉笔灰落在肩上,像33年来学校里春天的柳絮、冬日的薄雪。台下的娃们,眼睛亮闪闪的,朗读声清亮,飘出窗外,落在山路上——那是他走了33年的路,弯弯曲曲,却走得踏实。那也是他想让娃们走出去的路,虽然远,却能通向更亮的地方。

威海特教老师王丽艳的心愿——

守护“星娃”

连宁燕 王震 威海报道

在众多老师中,有一群特殊教师——他们用异于常人的耐心与专业,守护“星星的孩子”——孤独症儿童,为孩子们构筑起一个安全、可信的港湾。

就职于威海市中康中医医院的王丽艳老师,就是这支队伍中的一员。

在27年的教育生涯里,王老师的足迹,描绘了一条独特的轨迹——6年,她在幼儿园播种未来;21年,她转身走入一个特殊世界,成为“星星的孩子”最坚定的守护者和引路人。

2004年,一次偶然机会,王老师接触到特殊儿童群体。二十多年前,从事特殊儿童康复的专业机构并不多,当时“孤独症”还是一个陌生词汇,许多孩子被困在家里。于是,她作出让许多人不解的选择——从熟悉的普通教育转向仍处于摸索阶段的特殊教育,尤其是孤独症儿童康复领域。这一转身,就是21年。

正是因为对普通幼儿成长规律的深刻理解,她更懂得这些“星星的孩子”所缺失的沟通纽带与外在刺激。她能精准地辨识出特殊儿童缺失的关键技能,运用游戏化教学智慧,为他们量身定制康复与成长方案。在特殊儿童教育课堂,没有响亮的齐声朗读,也没有问答互动。不过,一个长期避开目光接触的

孩子突然短暂的注视,一个从未开口的孩子发出一个有意义的音节——这些在普通教育中微不足道的细节,在这里都是值得欢呼的胜利。

这些微小的“成功”,建立在老师们每天一遍又一遍的重复声中。每一次诱导开口、每一次安抚情绪、每一次鼓励尝试,都需要语言源源不断的灌溉。

王丽艳的嗓音,就是多年教育生涯刻下的独特印记——常年沙哑,声带因长时间超负荷工作而长出结节与息肉,即便手术也难以完全恢复,但王老师说,“这是我的职业勋章。”

当一个“星娃”第一次主动拉住老师的手,当一个学生学会自己用勺子吃饭,当一个曾经完全封闭的少年最终能进行简单的社会交往——这些瞬间带来的职业成就感,足以抵消所有艰辛付出。特教老师见证的不是考试成绩的飞跃,而是基础生活能力的实质性提升。

提起教师节,与桃李满天下的普通老师不同,王丽艳说,“对我而言,最期望得到的教师节礼物是:希望社会可以温柔接纳我的孩子们。”王老师深知,因为社会支持体系的不完善,这些“星娃”毕业后,或许面临无处可去、无工可做、难以融入社会的困局。她的努力与牵挂,也是整个特教领域的缩影。

他给高中老师带来自己任教清华的聘书

难忘师恩

王钟玉 潍坊报道

9月10日,在潍坊市庆祝第41个教师节大会上,从潍坊走出去的清华大学博士王翔宇,与高中老师赵虎激动相拥,王翔宇还准备了自己任清华大学教师的聘书和一份纪念品送给恩师。

王翔宇毕业于高密一中,目前是清华大学车辆与运载学院特别研究员、助理教授、博士生导师、清华大学博士,9月10日,他回忆起自己在高密一中求学的故事“刚开学第二天,我在上课时

跟同学闲聊,被赵老师逮住了。我以为他会很严肃地批评我,没想到他只是把我叫进办公室,然后掏出手机说:‘打电话把你家长叫来,既然你不想学,就回家去吧。’王翔宇说,赵虎老师一直注重培养学生的学习习惯,严抓学习纪律,是他成人成才道路上最重要的部分。

赵虎现任高密一中校长,他说,看到自己的学生成才,十分欣慰。王翔宇激动地说:“现在我也成为一名教师,希望能像赵老师一样,做好教书育人工作,桃李满天下。”



王翔宇与恩师紧紧相拥。